

西書存疑

九
孟于公孫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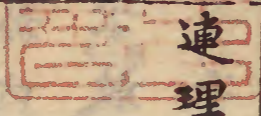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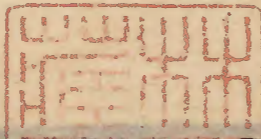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九	二	九
一	六	四	九
一	三	函	號
三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五	書	
七	一	二	
函	三	九	
二	冊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9	
冊數	13	(8)	
函號	277	184	



淺草文庫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之九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可復許乎孟子謂孟子敢自許否也。看此問尚是未敢必孟子能為管晏否甚矣功利之說入人深雖孟子之徒猶未免此然丑之人品要亦可識矣。

同安 林希元 著

會稽 陶望齡 閱

桐城 方文 訂

四書存疑

卷九上五公孫

一

蒙引曰。子路勇於義。不可下。勢利拘也。又負天有為之才。若違却
 為國以禮道理。便是乖氣象。結纓之節。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以如此。曾子服之。非讓詞也。然曾子
 惟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下以能
 問於不能。重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
 肯信服人耶。愚謂今之開口便毀宋儒。為不足為。是未嘗用心
 於內也。若用心於內。則知宋儒之不易及。當如曾子之畏子路。
 不敢毀之矣。

夫子大管仲之功。孟子則卑之。卑之者。律以聖賢之法。大之者。

取其救時之功。仲在當時。尊周室。攘夷狄。誠為有功。若比之伊
 周事業。猶砒砒之於美玉也。何足道哉。夫子又曰。管仲之器小
 者。此也。

管仲之功。詭遇獲禽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
 陵弗為也。此所以為聖賢所卑也。然後世之功業。率不能離管
 仲巢穴。當今之世。於管仲尤不敢望焉。於是。可以觀世變矣。
 以齊王。猶及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

孟子因公孫丑。文王不足法之言。曉之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
 孰謂不足法哉。其德化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者適遇時勢之難爾。何也。由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六
七。作則膏澤之施於民也。久入於人也。深故天下之歸殷也。久
久則一時難變而之他。此周之所以難也。武丁朝諸侯而有天
下。猶運之掌。武丁中興之易亦人心屬商有素也。此亦周之所
以難也。紂之無道宜其失之也。然去武丁中興之時未久也。其
故家舊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之賢人為之輔相以維持其天下。故至久而後失之也。此
亦周之所以難也。以上說時之難有三段意。尺地莫非其有。至
是以難也。是說其勢之難。是以難。只帶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

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作五人看
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乃耕種之時。正是時勢之難之時。今時則
易然。這時字兼有時勢在內。正是時勢之時。
地不改闢二句。言土地儘開闢了。不待再開闢。人民儘聚集了。
不待再聚集。言勢足以有為也。故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未有踈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而時字是時勢之時。此時而施
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猶飢渴之久。易為飲食。而人
適於口也。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本時勢易上說。孔子未必有此意。

孟子引之則然爾。

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夏后殷周之盛條。說易王之勢也。故行仁政而民悅之。猶解倒懸。看猶解倒懸。還重在時上。故事半古之人。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之時字。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而反動其心。

王者事業。一部大學書盡之矣。孟子四十一不動心。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之時。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都爛熟在胸中。

中了。便得時行道。特舉而措之耳。何動心之有。觀其一見齊梁之君。開口便談王道。滕文公問為國就舉三代井田學校之法。以告之。而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這等規模。霸王事業當甚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也。註曰。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于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大學之格物致知。即知言也。誠意正心修身。即養氣也。于聖萬賢。只是一箇塗轍。更無別塗轍。

註。恐俱疑惑。就是動心處。舍恐俱疑惑。又何討動心矣。饒氏謂。

是心之所以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亦不是其
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動心之目是矣又云心因疑懼而
動而疑懼非中心之所動又說得騎牆。

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耳抑告子者欲
見得己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此與仲弓問子桑伯子意思一
般其意下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及我知言二條就見
得陳氏姑借告子以淺說之說初無意味。

不動心有道乎是通承上文孟子四十一不動心與告子先我
不動心而問故孟子舉北宮黜孟施舍曾子告之北宮黜之養勇

是北宮黜之不動心有道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之不動
心有道也曾子之大勇曾子之不動心有道也北宮黜之道以
必勝為主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為主曾子之道以理直為主即
北宮黜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略可見矣即曾
子之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大略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
不層不目迹只是不怕痛不怕死耳二句與無懼相似思以
一毫挫於人意患管到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止視刺萬乘之君
至無嚴諸侯又是一意惡聲至必反之通當上面寬博萬乘諸
侯○一毫挫於人至小也撻於市朝至大也視至小若至大

孟子卷之五 上孟公孫 五

其不肯受辱於人也。惡聲至必反。言不但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自思以一毫挫於人下。皆見其必勝人處。戰勝則無懼。不勝則懼。視不勝猶勝言無懼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心夫子所與行。三軍者他却以為無勇。看他意思。只是要無畏懼。敢往直前為勇。那勝敗處都不計。如此於已計得矣。豈不悞國事。

舍此於黜。為得其要者。黜務教人。舍專守已。在人者不可必在已者。有可據。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其心主于必勝而不動。人或以力勝之。未免為之動矣。舍專於守已。而無懼。戰勝無

根。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為之動。此舍此黜。所以為得其要也。蓋務教人。心或有時而動。務守已者。心無時而動也。

曾子比舍。尤得其要者。蓋師直為壯。曲為老。舍之無懼。初不以義理為主。全其血氣。所為若有人以義理勝之。未有不屈服者。如項羽力拔山。氣蓋世。殺卿子冠軍。殺義帝。一何勇也。漢高帝用董公之說。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名其為賊。羽之氣。從此屈矣。曾子之勇。則以義理為主。理直而氣壯。王公失其貴。秦楚失其富。儀秦失其辨。賁有失其勇。隨他天來大事。皆不能屈服矣。

此之於舍。豈不尤得要。

不得於言者。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理於心。審思明辨。使義精理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寧舍置其言。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言如何舍置。隨他達。隨他鶻突。都不去審思明辨。使義理通明。而可達之言。便是舍置也。

不得於心。如應一事差失。於心有所不安。或接一人差失。於心有所不安也。不得於心。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更求其助

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力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事也。隨他差失。人也。隨他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其差失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者。蓋心本也。氣末也。氣之失。固能使心不安。心若把捉得定。氣亦不能爲之害。舍氣不求。而直求之於心。得而氣得矣。此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也。註謂其急於本。緩其末。猶爲可也。蓋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安。未必皆氣之爲。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此見氣之必從

乎心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為可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是說心是個本。是緊要的物。不得
 於言。由心上義理不明。心當就心上理會到明白也。乃勿求於
 心。則心頭一發。鶻突。惘懂。根本一亂。萬事都迷。此放倒了。如何
 做得。所以不可。集註謂既失於外。遂遺其內。是也。
 朱子小註曰。為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是最緊要。氣亦
 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顛蹶
 趁走出於無心。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氣一則動志也。凡人起
 念。要做這事。便去。做此志一則動氣也。志一則動氣。故當持其

志。氣一則動志。故又不可暴其氣。
 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
 孟子言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不動心之有道。則孟子與告子之
 不動心。固可以以意會矣。而公孫丑未達。故孟子復告之。告子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則知言。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
 則善養浩然之氣。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疑。而心自然不動。視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強制其心。而不
 動者。異矣。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視告
 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心為所動。力制其心。勿求於氣。而不動。

四書存疑 卷九 上孟公孫 八

者上異矣。

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淨。雖旋乾轉坤事也。做淨。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禮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地。克之而行。四海皆是塞乎天地意。禹胼手胝足。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隨山浚川。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真塞乎天地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既曰至大至剛。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正以明其浩然者耳。既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又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處方欲明其為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故下文文自反而縮。來下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有事勿心。勿忘勿助。意思都在其中了。○以直養。本文只是一氣說。註却分

作二段似不可曉蒙引程傳解在內方外來相評訂以未見胎合
處

告子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道氣尚粗到得孟子說善養浩然
之氣說得精了。

上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是就直養無害說來故註曰人能養成此氣○配註解合而有
助之意極好而物相合然後有助若不相合安能助如婦合於
夫然後助夫故曰配匹李延平襯貼出來之說甚好朱子發揮
最詳今人謂襯衣蓋上衣孤單須用裏衣以襯之便是合而有

助也即此可味配義與道意

道義非二也在物為道所以處是物為義如父慈子孝君仁臣
敬道也為父而慈為子而孝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義也朱子以
道為統體蒙引以天道流行發揮之非是一物有一物之道萬
物有萬物之道此道不可以體統言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則
是矣。

無是餒也言若無是氣則其體不充而餒矣豈能配道義乎。
是集義所生是發生之生是氣候到自然生不由人力安排得
此豈且夕可能所以說個集義集義工夫不是小可道是無量

工夫。只管聚集。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而萬。以至於無
 一欠。缺遺漏。方是。所以說。必有事焉。而勿心。心勿忘。勿取。取長。有
 事而心。心之。不得而忘。或助長。皆非集義也。助長。却又。是義襲
 而取也。故曰。集義。工夫。甚大。蒙引曰。此數句。提是說。要集義。到
 底。是集義。所生。這句。裏面。也有。不心也。也有。不助長也。
 集義。如何。生浩然。之氣。蓋集義。則自。反常。直而。心無愧怍。人所
 以。怕事。而氣。馁。只緣。自家。心中有。愧爾。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
 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故曰。自。反。而。縮。十萬人。一吾
 性。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到。集

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襲。而取。是。行。一。件事。偶。合
 於。義。便。緣。此。欲。做。剛。強。不。屈。的。模。樣。說。道。我。能。擔。當。事。隨。他。死
 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到。無。一。毫。愧。怍。於。心。方。能
 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義。其。餘。不。合。義。者。多。矣。心。中。原。自。有
 愧。所謂。難。福。寬。博。吾。不。慚。焉。者。有。之。如何。得。有。此。氣。故曰。行。有
 不。慚。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慚。於。心。則。餒。心。是。發。明。非。義。襲。而。取
 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慚。於。心。也。故。餒。
 是集。義。所。生。三。句。要。見。義。之。非。外。處。蒙。引。曰。心。之。慚。否。一。繫。於
 義。之。得。失。此。見。義。之。屬。於。心。處。又。曰。合。於。義。則。慚。於。心。其。心。慚

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繫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矣。又曰。如何不洽於義。便心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脈相連耶。愚謂義者。心之理。處物之權衡也。故曰處物為義。原非心外物也。義之得失。而心以之。慊否者。心得其理。則慊。失其理。則不慊也。以是見義之非外固是。但心之慊否繫於義之得失。在註中始見此字面意思。且只到心慊即止。又遺了氣之充。餒一截。本文是集義所生。這裏未見慊字。行有不慊於心。這裏又未見義字。曰心之慊否。繫於義之得失。乃是就註看。於本文覺未貼依。愚見只當就本文看。蓋生是自內面生。必集義氣方自內而生。可

見義是在內之物。若在外。則與內不相干。安能生出浩然之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由未能集義故也。不能集義。則心因之不慊。亦見義是心內之物。非在外也。○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見集義所生者。行慊於心也。行有不慊於心。句承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行有不慊於心。本文與則餒平重。註專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反輕了。且將行有不慊於心。折為兩段。與上文以直養解。俱不可曉。

必有事者。必把集義當事。寔落去下工夫也。然為其事。而遂計其功者。人之通患也。故戒以勿心。心是預期其效之心。蓋一邊集義。一心預期其氣之充也。此乃欲速之心。最害事。蓋既有是心。則心便在於功效。而意不誠。其功亦不專。一固難望其氣之充。待久之。其氣不充。必怠心隨之。而忘其所有事。若不怠其所有事。又或作為以助其長。決不出此二端。是皆起於心也。故曰集義養氣者。必有事焉。而勿心。心勿心。則或忘或助二者俱無矣。有事勿心。而勿忘。則心志不分。工夫無間。而氣得所養矣。勿助長。則氣無所害矣。愚見欲把心字屬上讀。為是

屬下讀。却閑了也。

助長之害。甚於忘。故無若宋人。以下專言助長之害。以為無益而舍之。是以氣不能充。舍之而忘其所有事也。此如宋人之不耘苗也。助之長者。是以氣未能充。助之而使之充也。此如宋人之助苗長也。夫忘其所有事者。但不能生氣。無益而已。於浩然之氣。固未害也。助之長者。非但不能生氣而已。其於浩然之氣。及為所害。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浩然之氣。於此乎生矣。

問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模樣如何。曰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

事不敢向前做。若能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尚可向前去做。事故曰未害也。助長者自以為剛強，要向前去做事，一經挫折，索然沮喪。一敗塗地，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故曰而又害之也。假如二人皆諫官，一人是忘所有事，一人是助長，忘所有事者，只是氣餘怕事，不敢去犯。顏諫諍然氣之本體自在，若養起來，尚可去犯。顏諫諍助長者自以為剛勇，敢去犯。顏諫諍待君父一怒起來，着他着寔，回話他就怕了，俯伏乞憐，認罪之不暇。此則剛勇之氣都銷盡了，恁生培養，此氣更不能復生矣。此是反害乎氣。

諛詞是只說得一邊，不說得全緣他。心中有所蔽，故如此。如楊氏只說義，不說仁緣他為己戒，所蔽墨氏只說仁，不說義緣他為己愛，所蔽。陷是蔽之深，所謂蔽固已深，終莫能悟是也。既陷溺之深，必務辨博以濟其說，故其詞淫。放蕩不根也。過遮皓翰而無畔岸也。今觀莊列揚墨佛老等書，真可為放蕩矣。其詞既淫，則一發為邪僻之論，不可復律之以理。此邪辭也。緣他陷溺既深，於是一句背却心路，離去愈遠，不可復回。故其辭如此。既叛去心理，他不成個事物，更說不去。是其理已屈，心中於是窮矣。窮矣，則必變其說以求通。如墨氏兼愛，因於孟子二本之辨，則

四書存義

卷之止孟公孫

十四

變言施由親始如告子性猶杞柳之喻困於孟子殘賊人性為仁義之辨則變為湍水之論皆道辭以求通也

誠亦有許多般樣殺亦有許多般樣誠詞知其所殺是因其所誠者何如知其所殺者何在也淫邪道亦然蒙引曰誠辭知其所殺是自其辭如何樣誠便知其心之所殺者何在非但然知其有殺而已又曰要者四個所字○誠辭知其所殺四句即是上文知言註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一句誠淫邪道即非也殺陷離窮即其所以然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失則發於言就有病孟子知言是因

其言之病而知其由於心之失然必自家心上義理通徹方能如此故曰非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告子不得於意正由其心之失蓋是心上理不通徹故有此病正當就心上理會乃不求其理於心隨他鶻突如此則自家之言且不能知况欲知人之言哉註謂自不覺於四者之病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者此也譬之治病孟子如明醫者人之病就知人病源所在告子則自身受病而不肯求醫調治者蒙引曰知言獨就誠淫邪道不好邊說者亦是從告子說來此章自此以上節々大槩都是與告子反者

或問何為知言章先說害於其政好辨章先說害於其事曰此亦無說必求其說則鑿矣蓋告子與楊墨等是邪說等是詖淫邪道也非揚墨之害先事而後政告子之害先政而後事也然究其至當歸一之說則又似先政而後事者為正蓋大綱是大本所在大本既受病則其餘枝節亦可知故先害政而後害事之說為長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則學孔子也

智者無不知也學而不厭是求此理於己欲其無不知也故曰知之所以自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教而不

倦是推此理於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故曰仁之所以及物這智就是自明者故曰智之所以自明這仁就是及物者故曰仁之所以及物曰自明曰及物是就解知仁見學不厭誨不倦所以為仁智意蒙引曰學不厭者求以自明故曰智也教不倦者推己及物故曰仁也似尚鶻突

具體而微謂具有聖人之眾體但聖人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而彼有味能爾朱子小註可玩
顏子地位儘高孟子始舍是之言非不足之也學者志須以聖人自期待顏子不幸蚤死而未見其成此孟子所以不欲以

之自處而願學孔子也。天台潘氏說可玩。

丑曰伯夷伊尹何如。問其所安否也。曰不同道。言伯夷伊尹與已不同道。蓋二子仕止各有其所偏而已。則願學孔子。故為道不同。見亦不欲以二子自處也。○蒙引曰。己之志自學孔子。則伯夷伊尹亦為不同道矣。又曰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久是久而不去。是孟子久於齊。非裁志之久速。是去之速。孔子明日遂行。接淅而行。是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矣。

孟子既說願學孔子。則孔子優於伯夷伊尹已自可見。公孫丑

此問亦多矣。為他無見解。故有此問。爾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則不但非夷尹所可及。自堯舜以來。群聖人亦有不及矣。非夷尹所及者。以時中事也。非堯舜群聖人所及者。以事功也。

汗對上文知字說。言假使汗下。必不可私所好。而空譽之。况智足以知聖人。其肯阿私所好乎。故曰明其言之可信。

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臣馭民。皆帝王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昏喪之儀。皆帝之制作。以飾治者也。禮與政皆出一心之經畫。其

飾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矣。故觀河尊杯飲之習上古朴
 畧之政可知矣。觀遺豆簋簠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此以
 帝王言之。若在入其見之身者雍容禮度之可觀則設施之合
 天理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這禮是夏
 禮殷禮吾能言之禮。

聞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以韶武未者最明
 蓋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得天下故其樂盡善武王之德
 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樂未盡善觀韶之盡善則舜
 之德可知矣。觀武之未盡善則武之德可知矣。

帝主禮樂可以知德政固然矣。夫子之禮樂則何如。觀其答顏
 淵為邦之問。斟酌四代之禮樂以去萬世常行之道。作春秋以
 寓王法。則其政之所設施功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寧不獨盛
 於古帝王哉。依蒙引說夫子之禮樂亦是但不見得獨盛於古
 帝王處。

豈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這裏含個類字。故下文承之曰麒麟
 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壘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又承上類也。句而言以終豈惟民哉一句
 之意。○出乎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

曰書存疑 卷九 上孟公孫 十八

既出乎其倫類。就技出許多人矣。易出潛離隱。咸其股。執其隨。與此稱異。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章

此章大意是辨王霸之所為及其所應欲人之慎於所處也。謂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所以名不可不辨也。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以濟事。此是霸者。霸者必有個大國。方成得事。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於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此是王者。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於力。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

以百里。皆可見其不待大也。

霸者以力假仁而人亦服之。是其服人乃以力也。故直承之曰以力服人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是其服人以德也。故直承之曰以德服人者七十子之服孔子。非有勢利以驅動之。可見其服以德與力不贍而後服者不同。

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其誠偽亦不同。同蒙引以下節作解上文伯必有德。大國之王不待大。意此說似新。看來不是。蓋為伯必有德。大國之王不待大。裏自有意義。不待此解也。

以テカヲ假レ仁者其力乏ニ以有為假仁之名ヲ以舉事之益濟矣。問有
 力若不假仁亦能濟事否。曰。一時亦被他做去只是不光明俊
 備亦竟無成爾。自古英雄舉事皆必有所憑藉。奸如曹瞞猶挾
 天子以令諸侯。若強秦暴項。怒為不道亦卒抵於滅亡矣。此可
 驗也。問無力亦假得仁否。曰。夫假仁者其心術人誰不知。只為
 他力強無奈何屈服之爾。若無力而假仁人誰肯服。所以說霸
 必有大國如漢昭烈本帝室之胄。豈是不仁卒不能興復漢室
 此則兵力寡小不足有為之明驗也。真仁且爾况假仁乎。
 以德行仁這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平素蘊蓄言行仁所該

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故註曰無適
 而非仁。是皆自德而推之也。朱子小註曰。非止謂有救民於水
 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將來。是無一不
 備了。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
 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
 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
 以德行仁者王。字。蒙引曰。當讀平聲。又曰。當讀去聲。今定作
 平。是為是。蓋以德行仁內就下可以王治意了。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有里。是證不待大意不可因其下面無而王字。謂當讀去

聲也。

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個以力服人。以德行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個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中。已含個以德行人意。○以力假仁者。人亦服之。然非服其仁也。服其力也。是其服人非以德也。力也。故曰以力服人。以德行仁者。人亦服之。然非服其力也。服其德也。是其服人非以力也。德也。故曰以德服人。

蒙引曰。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義亦小異。當辨。

此曰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後篇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蓋以德與以力較。則以力是伯。以德是王。以服人與養人較。則服人是霸。養人是王。又以德行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懷個心要去服人。以善服人。是懷個心要去服人。此其不同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是猶惡濕而居下。只是不能免意。

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猶孔子曰才難。兼才德上也。

賢者未嘗無才。而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能者未嘗無

德而才其所以長曰能。自其所以長言也。蒙引曰：賢者在位，尊賢也。能者在職，使能也。

預收賢能，正為修政明刑用也。故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諷上節之意。知道不是知治國之道，只是說他知道道理而不知治國之道，意則在言表。蒙引說可玩。蒙引曰：正韻般，旋也。還也。般樂，蓋樂而又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又般樂怠傲，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奸諛是崇，是長笑自與本文相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

如惡之而節，是說仁則榮，今國家閒暇，一節是說不仁則辱。蒙引曰：言猶念也。凡人所以存，所以念，性也。於言語間，見湯所以永念，而曰永言，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妻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間爾。與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皆是尊賢事俊傑，即是上面賢能，賢能乃中中之俊傑也。

市廛，市宇微讀，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

也。言商人，在市。逐末者多，則屬之而不征其貨。逐末者必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不屬之。觀孟子此言，想戰國時商人逐末多者，屬與貨並征。逐末難少，亦或不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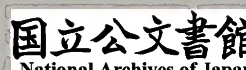
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為商者，其所居之屋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為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常業罰之也。故先王之法，其逐

末者多，但賦其屋，斯已矣。戰國之時，忘其所以自來，但見得從前中宅不毛，民無常業之罰。謂市宅之民，是宅不毛，無常業者併使出夫里布，則重稅矣。民焉得不病哉。

屬無夫里之布。夫字內附有「家」字註。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是也。布字內附有「征」字，又附有「稅」字，征即力役之征。稅即百畝之稅。○蒙引謂屬無夫里之布之屬，與屬而不征之屬，當有分別。為屬而不征，則曰天下之商屬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謂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屬宜不為市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

貨市者為_下之_上。依愚見。二屬字皆同。均為在市之宅何也。蓋民有
 四。士農工商。民則其總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
 豈農商之外。又有個民耶。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屬爾。豈有
 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_此。而屬事。屬
 與貨並行。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
 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
 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
 孟子曰。人皆有_不忍_人之心章
 天地以_下生_物為_心。人得_之。如何為_不忍_人之心。不_忍人_之心。無

害_人之_心也。無_害人_之心。即_生物_之心也。天地如何見得_以生
 物_為心。萬物是天地生出來。草木一年生。一番。羽毛鱗介之物。
 生_一未_嘗止_息吾_人。則其大者。天地生物_之心。於_此可見。
 說_人皆有_不忍_人之心。就說_先王有_不忍_人之心。斯有_不忍_人之
 之政者。其意欲_入擴_而充_之也。意謂人雖皆有_不忍_人之心。但
 衆_人失_之。獨_聖人_能推_之於_政。以見_人當_擴而_充之。不_可使_良
 心_自我_而得_自我_而失_也。集註得_其意。故曰。衆_人雖_皆有_不忍_人
 之_心。然_物欲_害之。存_焉者。寡_故。不_能察_識而_推之。政事_之間。
 此_於下_後篇_所欲_有甚_於生_所惡_有甚_於死_人皆有_賢者_能勿_喪



禮記卷之九

意思一般。

此章首兩節當做一章大旨看。重在擴充。上者程子慈註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句可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之心。以下的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的是申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是結上文起下文之意。

即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生。非有造作而然見此心。是人固固有也。蓋非人所固有則乍見之間不能發動。如是之速矣。故遂承之曰。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非惡

其聲而然。其聲不仁之聲也。蓋見赤子之入井。不傷。便是不仁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重在乍見。上惟乍見而發。不待計較論量而後為。所以見其必有也。真西山曰。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机自動。此所謂真心也。

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可見但為人便有惻隱之心矣。可見此心是人所必有。故註曰。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此章本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中則并及羞惡辭讓是非。此見行之包四德也。以乾元統天來看。最明白。人通體是惻隱之心。

禮記卷之九 上 孟公孫 二五

故猶羞惡而羞惡。當辭讓而辭讓。當是非而是非。若無惻隱之心。則本心斷喪。三者皆無從出矣。故謝上蔡因明道玩物喪志之語。而汗背面赤。明道謂是惻隱之心者。此也。

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曰仁義禮智之端者。言情而歸之性也。在人只是性爾。因其無形影難說。故聖賢只就情上說。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己是也。

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朱

子小註亦明白可玩。○火始然。泉始達。皆有莫過之勢。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之發。勃而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惡可已意。

蒙引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愚謂充之。與致中和一般。禮樂刑政。皆在充之內。

又曰。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為當時諸侯而發。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非不仁於函人也。然矢人惟恐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函之不堅而傷人。是矢人不仁而函人仁也。巫匠亦然。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是巫人仁而匠人不仁也。夫同於人而有仁不仁之分者。其術使之然也。故人擇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之言一耳。此與論語稍異者。緣孟子所引之意異也。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

夫仁天之尊爵以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知意。天地以生物為心。人生合下就。得那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說。

得之最。先程子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人之生道也。此可體認得之最。先意。○得之最。先見得為尊爵意。兼統四者。亦見得為尊爵意。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見得人之所當為。仁由己。又莫之能禦。而乃不為。此所以為不智也。莫之禦。言無人沮止之。見得是自不為意。

上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是不仁。由於不智。下曰。不仁。不智。是不智。由於不仁。蒙引曰。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體言。則先仁而後智。真西山之說。可玩。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以服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

服我而我當為之役矣。故曰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猶弓人而恥為弓三句。頗難者。尋常都忽略過。了。弓矢人如何。恥為弓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強。以服役人。但為人役而恥之。亦猶是也。蒙引曰。皆是激而進之辭。

如恥之莫如為仁。如何。前章貴德而尊士云。則為之仁也。既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又曰仁者如射。云。是示以為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皆就射

上說為仁由己之意。則在言外。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見得己未善。而善在人。禹聞善言。則拜。是見得善在人。而已未善。都是把善做人。所私。有底物。不謂己之所同也。善與人同。是以善為己之所同也。不是己底。也不是在人底。此所以大於禹與子路也。善與人同。是把這善與人做。公同底物。不做在己底。也不做在人底。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不為私。不但為己私。做在人底。亦私也。○善與人同之善。不可把作舜之善說。乃是天下之善。舜把他做。人

樂取諸人以為善

與己之所同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舍己從人。二句本是一事。交互說其從人也。正欲取諸人以為善。取諸人以為善即從人也。朱子曰舍己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諸人以為善。不知善之在己也。取諸人以為善。不知善之在己是也。舍己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何處見得不能舍己從人。只是見在己底善不能舍得便是知善之在己。舍己從人。都不見得在己底善在己有善便舍己從之。這便是不知善之在己也。○或曰聖人亦有味善何也。曰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進善無窮。已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之善有勝乎己。便舍己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

蓋是聖人自見得未善。非若凡人之不善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是說他平生為人都是如此。

與人為善是孟子就舜取諸人以為善上看出此意。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則因而張大其事也。輔氏曰。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是。

蒙引曰。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彼此作人己說。不可指三人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言不但非其君不事其朝亦不事也。不但非其友不與亦不與言也。又不但惡人之朝不與惡人之言。鄉人之冠不與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望之然去之。若將浼焉。又不但鄉人少失禮不與。至於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初無少失禮矣。亦不受一節深一節。蒙引曰。辭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和也。進不隱賢。至阨窮不憫和而介也。故其和為聖人之和。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是惠自言其

不去之意。故由之然與之皆以下是孟子之詞。

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泛而斷之。謂伯夷視當世無一人可與。其弊則狹隘。柳下惠視當世之人皆不足與較。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恐未是。蓋伯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或問隘不恭是流弊。朱子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關。處。統有欠關。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不恭。不曾說末流。

如此

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寔欲入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用兵也要天時也要地利也要人和三者不可缺一要緊則在人。和孟子見當時之用兵者只重在天時地利上。於其所重反輕忽焉。故特第其輕重以示人。使知所重不在彼而在此也。

時日支干。孤虛旺相者。時日有支干。支干有孤虛旺相也。于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等。十干是也。支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等。十二支是也。○時日。蔡氏謂四時。輔氏謂十二時。二說不同。今以孤虛旺相之法觀之。當從蔡氏作四時。蓋四時方有三相。如春則甲乙木王。而火相是也。兵家以五行。孤虛旺相定吉凶。今卦命亦然。八門遁甲。以十二時與日夜生尅定吉凶。今按十二時。只當附在日字內。○金氏謂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如甲子旬中戌亥為孤。午未為虛。則午未戌亥對宮也。按金山謂孤虛三里之城。節言天時不如地利。就改守上說。

城非不高節言地利不如人和。蒙引曰。兵車米粟皆出於地利。愚按。晁錯籌邊策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車出於地利也。故乘諫其王。漢書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又曰。梁主飭車騎習戰陣。積粟固守。待吳之饑。可見米粟出於地利也。○委而去之。言人心不和。委而去之。雖有地利。無與共守。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

上言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條言得人和處。得道。心是得人和之本。多取天下順之。方得人和也。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孟子嘗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云。又曰。貴

德而尊士云云是也。

以天下之所順節是說得人和之可戰。以終上文之意。

蒙引曰。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又曰。此段極言有國家者。當務於得人和也。或說是謂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此說於理亦無害。但未必其本意也。蓋孟子但謂要得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

兵固是利。革亦謂之利者。猶夫里之布。該征稅字也。蒙引說。

孟子將朝王章

如字只作若字說。謂寡人若就見。因有寒疾云云。勿依蒙引作

往字說若作往字說如字上尚當添一如字方成辭氣且下就見字已含往字了。

辭疾出弔欲齊王知其非疾求其不赴之故而悟已之不當及也故曰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欲同意孟子於景丑則力辨於公孫丑乃不與言者欲因景丑以悟齊王丑為門人久之當自悟也。

孟子辭疾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机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寔己言如此彌縫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故不

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弔之意也者來孟仲子全無見識與公孫丑都是一般人愚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孟子猶不得如意正為是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皆是人之大倫獨舉父子君臣者君臣一倫正是所以論之事以父子一倫與並言也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己非不敬王也遂言己之敬王處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其心曰是何是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於是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今子固將朝王也及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是為不敬也。

豈謂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以孟子之不赴召為不敬景子之所言也豈謂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子之言以我不當不赴王之召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召我也曾子曰以下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然其意

猶未甚顯至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乎則幸角盡露矣。

仁則安土樂天無求自足而塵視金玉故與富對義則謹進退明去就不以三公易其介以名節即高故與貴對蒙引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慚乎哉其詞只兩平其意則重在仁義蓋

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過故曰人各有貴於己者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引曾子之言既曰夫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

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三便是仁義此所以不

樵於彼也。大意是如此。

蒙引曰。朝廷莫如爵。三句申言。齒德爵為天下之達尊也。不是又添隨所至而致隆。一意朝廷莫如爵。故爵為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為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為一達尊。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句是說齊王以爵慢已而召已也。蒙引曰。此句接上文。當過文云。夫天下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在。我而齊王僅有爵爾。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只是以一。二較多寡為屈伸。不復拘於朝廷鄉黨與輔世長民矣。尤見得朝廷莫如爵。只是申明其所以為天下達尊而無隨在致隆之意。○朱子隨在致

隆之說。乃是議論之詞。觀其曰。不異於曾子之言也。可見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召臣。不召之意。就在其中。

蒙引曰。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抱負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愚謂德以人所得言。道即其所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更於大有為也。

地醜言無。一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故曰莫。

能相尚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異矣
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此章與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章意思一般陳臻曰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屋廬子曰連得間矣其意一也孟子曰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若於齊則未有處也孟子曰
享多儀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其意一也衆
人就事較量聖賢隨時應變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
○皆適於義故曰皆是不可謂皆適於義

未有處之處是處物為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
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字意

以貨與人而曰貨之者猶市廩取稅而曰廩也皆是死字作活
字用貨取註云猶致也韓文公云以禮為羅羅而致幕下即此
致字

孟子之平陸章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是借其失伍之言而責其失職也仿
佛似以安社稷為悅意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言乃王之大政使然吾力不能如之何也

求_レ牧_ト與_ラ芻_ヲ而_レ不_レ得_ル。則_レ反_テ諸_ク其_ノ人_ニ乎。抑_亦立_テ而_レ視_ク其_ノ死_ス與_ラ。意_ハ謂_ク子_カ力_ヲ既_レ不_レ得_ル爲_シ。便_チ當_レ致_シ其_ノ事_ヲ而_レ去_ル。不_レ當_レ坐_シ視_ク民_ノ之_レ流_レ離_レ輟_レ轉_ラ也。故_ニ距_レ心_ヲ不_レ能_ル辭_ク其_ノ罪_ヲ而_レ曰_ク。此_ハ則_チ距_レ心_ノ之_レ罪_ト。爲_シ王_ノ誦_レ之_ヲ。誦_レ已_ト與_ラ距_レ心_ノ言_ハ及_テ距_レ心_ノ之_レ答_レ已_ト。二_ノ段_ノ語_ト也。此_ハ則_チ寡_レ人_ノ之_レ罪_ト言_ハ使_テ人_ノ民_ヲ流_レ離_レ輟_レ轉_ラ民_ノ牧_ヲ不_レ得_ル盡_シ其_ノ職_ヲ乃_チ寡_レ人_ノ不_レ能_ル行_レ仁_ノ政_ノ之_レ故_ト是_レ寡_レ人_ノ之_レ罪_ト也。

胡_ハ氏_カ曰_ク。齊_ノ之_レ君_臣。一_ノ時_ニ聞_ク孟_子之_レ言_ハ皆_チ知_ル其_ノ罪_ヲ天_ノ理_ノ之_レ彰_レ明_ト也。終_ニ於_テ不_レ改_ム人_ノ欲_シ錮_レ之_ヲ也。

孟子謂_ク蚘_ノ鼃_ノ曰_ク子_ノ之_レ辭_ハ靈_丘章

似_テ也。言_ハ其_ノ事_ヲ近_ク似_テ有_レ理_ト。爲_シ其_ノ可_レ以_テ言_ハ乃_チ解_ス其_ノ意_ヲ今_ニ既_レ數_レ月_ヲ矣。未_レ可_レ以_テ言_ハ與_ラ。是_レ激_レ之_ヲ使_テ言_ハ以_テ孟_子今_ニ既_レ數_レ月_ヲ矣。未_レ可_レ以_テ言_ハ與_ラ之_ヲ言_ハ觀_レ之_ヲ。可_レ見_ル當_レ時_ニ刑_ノ罰_ヲ不_レ中_ク可_レ以_テ言_ハ處_レ必_ス多_ク。

孟_子只_レ激_レ之_ヲ使_テ言_ハ。未_レ嘗_テ教_テ他_ノ去_ラ。蚘_ノ鼃_ノ諫_テ於_テ王_ヲ而_レ不_レ用_ラ。致_シ爲_シ臣_ト而_レ去_ル。乃_チ曰_ク。下_ノ所_レ以_テ爲_シ蚘_ノ鼃_ノ則_チ善_シ矣。所_レ以_テ自_レ爲_シ則_チ吾_レ不_レ知_ラ者_ハ蓋_シ有_レ言_ハ責_ム者_ハ必_ス言_ハ不_レ得_ル其_ノ言_ヲ則_チ去_ル。此_ハ自_レ古_ノ士_{大夫}去_レ就_レ之_レ律_令也。孟_子使_テ言_ハ言_ハ鼃_ノ既_レ言_ハ時_ニ便_チ是_レ如_シ此_ノ擬_テ斷_レ了_ル。用_レ則_チ留_レ不_レ用_レ則_チ去_ル。豈_ニ復_シ有_レ餘_レ法_ト哉。况_ハ孟_子ノ_レ下_ノ今_ニ既_レ數_レ月_ヲ矣。未_レ可_レ以_テ言_ハ與_ラ其_ノ意_ハ便_チ是_レ謂_ク苟_モ不_レ得_ル其_ノ言_ヲ便_チ當_レ去_ル耳_ト。亦_レ未_レ見_ル得_ル蚘_ノ鼃_ノ之_レ去_ル。非_シ孟_子之_レ爲_シ之_ヲ也。

有官守者。以官為職。有言責者。以言為職。一失其職。便是曠官。素餐。所以當去。古人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失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居乎其位。正為有見乎此爾。饒氏曰。師賓。淡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以馬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急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

孟子為卿於齊章

孟子出吊於滕。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往也。反齊滕之路。還也。行事出吊。所當行之事也。事兼儀文器數。升降揖遜往來交。

際之類。儀文也。筐篚玉帛之類。器數也。

蒙引曰。夫既或治之。言自有入理之了。不必與他言也。朱子是於或字生出有司字。

以下子入太廟。每事問。觀之。便事雖有入治。亦不據問。此云然者。託詞爾。不惡而嚴。不必依輔氏說。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古者棺槨無度。一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古之人皆用之。若何為獨不然。條是說下已所以美其木之意。得之。正指先王之制。有財言力可為。蓋制雖得為。而財不足。亦不能如。

制故並言之。且此化者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
心也。曰於人心獨無校。平應上文。然後盡於人心。句曰盡於人
心。曰悅。曰校。都是一意。此心必盡。然後悅。法制所不當得。不能
盡其心。不悅也。法制當得。而財不足。不能盡其心。不悅也。得之
有財而用之。無使土親膚。然後此心始盡。始悅。校。即悅也。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是因上文之意。而反言以結之。言得之
又有財。若不用之。於心有兩不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其
親。君子不為也。蒙引曰。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

沈同以其私問章

沈同之問。或以己意。或齊主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下文彼然
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

何以異於是。言子喻子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私
相授受也。

蒙引疑孟子之言太畧。致後來許多事。愚謂沈同只以其私問
又只問可伐與否。孟子之答。只得如此。要齊之伐燕。後來所以
多事。由不用孟子之言。而取之。亦不緣其伐不伐也。虐心者之
自見。

未也。只作未曾說。蒙引謂未有其机。故曰未也。而不只無之。非

四書子集 卷之五十五 公孫 三九

是依其說則下文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此句說不得矣。

蒙引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孟子明說以燕伐燕且尚在齊蓋亦不得已也。

燕人畔章

王蒙引謂是昏王依愚見只是宣王蓋宣王曾以取燕問孟子勸其卜諸人心宣王不用而致燕人之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是昏王何慚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置詞不同爾不足為異。

周公果是不知其將畔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較之也若謂本知其將畔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養天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故蒙引謂是不止於過。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謂不知其兄之將畔失之不智是過也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周公於是宜有過也蓋周公不可逆探其兄之將叛也此處直以全天倫存本心為重且不論智識上言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兄弟至親周公必誠信管叔而致其叛有是過失兄弟之間始得其道使逆知其將畔而棄之似可免於不明之譏而無兄之罪大矣故周公之過

道有不當無周公而無過則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惟當論其
 大不必錄其小是其無過也適所以為過也周公而有過則所失
 者小而所得者大惟當取其大而不必計其小是其有過也心所
 以免過也此周公之過所以為宜與舜之信象同一天理个倫
 之至天下後世未聞有以是病周公者
 過本不當有亦有當有時若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蓋事有重於
 此者此處彷彿似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周公以
 兄弟而受不智之過孔子以君臣而受黨惡之過然周公之過
 初不自知孔子之過分明知此其不同也

看来周公當時若不使管叔監殷多少好一使監殷後來生出
 許多事自常情看周公此處似欠安帖然周公委的是不知當
 時只緣愛親之心勝都不曾料到此田地所以說周公愛兄宜
 無不盡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至為之離只是申過則改之二
 句意通節意思謂古之君子有過則就改了今之君子有過就
 煩將去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初不隱諱而
 及其改也復於無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煩之而已又從
 而為之飾辭蓋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無隱諱意於過則煩之

下。又說個為之辭意。總是即上兩句意而克拓之也。

順猶順守之順。蓋過既萌。只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是順也。為之詞。為字讀平聲。改是君子自改。順是君子自順。辭是君子自辭。故為字不讀去聲。

蒙引曰。孟子責陳賈意。亦微微說。當時賈不曾明說出。孟子亦安得顯然責之。故君子字不可認作齊王。又不可認作陳賈。

孟子致為臣章

王制七十而致政。註曰。致其政於君。此曰致為臣。是致為臣於君也。前為君之臣。今致還於君。不為之臣也。今云致仕亦然。

孟子於齊先處賓師之位。後亦嘗為卿。雖不受祿。畢竟是臣位。故曰為臣。

得侍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讓詞。同朝甚喜言同朝之人甚喜也。該君臣在其中。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言不敢請。必後見之期。然見王固戒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見孟子欲去時。齊王不魯。留一時去。未成。到日。齊王見其味去。而為此留也。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不能行其道。而欲留之。為矜式義。既無謂。况又不誠乎。此孟子所以必

去也。

然。是然齊王留己之意。言齊王欲留我為國人。於式是也。然時子惡知予之不可留哉。夫我之至齊。本非欲富也。如使予欲富。則我前日為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而况不為富乎。此言不可留之意。孟子欲去之意。難顯言。故特假如欲富來說。辭十萬而受萬。雖多寡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又求得於彼也。故引季孫譏叔疑之語。以明之。使己為政。不用。又使其子弟為卿。與此不甚同。要亦是不得於此。又求得於彼意。

使己為政。不用之使。是假使之使。與使子弟之使不同。使子弟子叔疑使也。○斷絕也。壟斷。斷壟之絕高處也。蒙引曰。子叔疑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登壟斷者。是欲得於此。而又兼得於彼。如何。以為同。曰。不得此。又欲得彼者。原其本心。固是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市上貿易。或某處魚鹽得利。或某處米穀得利。若專利魚鹽。或專利米穀。不為壟斷也。壟斷者。登高望之。某處利魚鹽。則以魚鹽而趨之。某處利米穀。則以米穀而趨之。以至其他貨物亦然。是為左右望而羅網。

以取市利也。然此亦譬喻之言耳。市上一望所及亦無此處利。魚鹽彼處利米穀之理。若以其意求之。如上下江廣魚鹽得利。則販魚鹽往江廣。下江蘓松米穀得利。則販米穀往蘇松。這便是左右望而罔市利。須得其意。不泥其辭。

孟子去齊宿於晝全

蒙引曰。孟子因是遲於出晝。故致有欲為王留行。其致為臣而歸。不似明日遂行。故致王有萬鍾之留甚矣。聖賢之心。每有不可得志於人者。要之久而後明也。然亦可見在常人不可不知避嫌矣。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君之誠意不達於賢者。賢者有望而而去之者矣。無人乎繆公之側。則君或未知所以待賢之禮。萬一有不不至賢者。有望而而去之者矣。蒙引曰。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只見其類同。故引之。其寔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主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下文只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乎。長者絕乎。詞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集註得其意而曰。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全

尹士譏孟子緊關在干澤濡滯上。他明以二事坐孟子不明意，不重他明說識其不可了。故孟子除却不明意不答，只辨干澤濡滯二節。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明其非干澤也。予三宿而後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至則必反予明其非濡滯也。千里而見王只是上文識其不可然且至意。蒙引謂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初不覺不是。○見王欲以行道在是予所欲內。不可就當是予所欲說。是予所欲。只當虛說要其所欲者。則是行道也。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條。又是一意。言三宿出畫之後歸志已決。猶有倦多不忘之意。益以見三宿出畫有望於王。非濡滯也。此章自千里而見王。至予曰望之意有三段。千里見王。至予不待已也。是一段。予一宿而後出畫。條是一段。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條是一段。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條命上文予三宿而後出畫。兩條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辨其濡滯之譏也。蒙引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正是王猶足用為善處。又曰。聖賢是甚次第。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氏舉安。以此言之。孟子今日一身之去就。其關係何如也。安能果於去齊哉。當時列國之君。舍齊宣無一可望者。即孟子三宿出晝之事。合孔子之見讖於微生晨。門荷蕢之徒觀之。見仁民憂世。聖賢同一心也。天生聖賢。豈偶然哉。憫天命。悲人窮。於此可見。○致君澤民。憫之餘意。在三宿出晝。一條見得。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全

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兩條是言其所以不豫。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一條是言其無不豫。蓋自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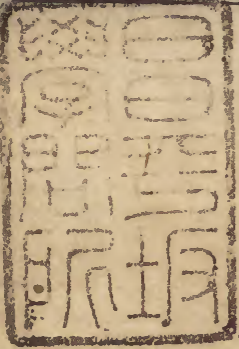
以其數則過。五有之期也。以其時則可。亂極思治之時也。當此時而不得有所為。則無可為之時矣。此所以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前不得有所為。歸之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己有可為之具。自任之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蓋天意既不欲有所為。則當安之爾。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矣。此所以無不豫也。註樂天之誠。亦要兼兩意。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治亂歸之數。固樂天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以治具任之。已亦樂天也。一指氣言。一指理言。

孟子去齊居休全

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有去志。夕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義。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為尚留也哉。

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蒙引謂據朱子。是主於義而言。據新安。陳氏。是主於勢而言。蒙引主新安之說。愚謂當兼二者。方是蓋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賓師。不與臣同。然國方有事。飄然而去。亦不是。况其勢亦有不得去者。要其未決去之意。則屬望齊王之意居多。



四書存疑卷之九終

